

《西社診所》

聖堂的敲鐘劃破寂靜。夏天的太陽起得很早，才清晨四點半，天空已褪成睡眠惺忪的藍灰色。在越南的鄉下，一群人身穿蒂芙尼藍 T 恤，一看就像來自外地。他們拖著前一天舟車勞頓的身軀，聚集在一棟高大白牆灰瓦民房外，準備搭上小巴，前往不遠處的西社診所(General Clinic of Xa Doai Bishop's House)。

這是一群 17 人組成的義診團，由輔大醫院人文處和輔仁大學偏鄉中心合作，再經由范神父牽線，因而能在七月中旬正值酷暑之際，雙腳踏進越南的土地。我們來到神父的家鄉——義安省榮市，位於中越。據神父所說，越南是個貧富差距極大的國家，富有的很富有，貧窮的很貧窮。越南政府也以豔麗城市包裝成看似富裕的形象，但金字塔頂端之下，多的是社會底層被遺棄的貧窮人家。中越為越南主要勞動力輸出之地，台灣很大部分越籍移工也來於此。貧苦人們政府棄之，正值墜落之際，是修會將他們接住、拾起、安置。所以，這裡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居民都是教友，信仰在他們人生有著不可撼動的崇高地位。當城市人們尚淺嚐前一晚嘴角殘留的微醺，這裡人們天未亮就可起身前往聖堂做彌撒。

西社診所由一群修女，同時也是醫師，所創立，是義診團第二與第四天服務的地方(第一天都在機場與飛機上渡過)。義診團內包含兩位兒科醫師(若加洪副就三位)、一位婦產科醫師、兩位越南當地牙醫師、一位口腔衛教師。然而，診所內病人還是以成人和老人居多，所以兒科醫師就要兼看成人內科疾病。當時聖儒醫師說，還好台灣醫師的養成足夠紮實，在分專科前有各科的見習和訓練，才能在進入專科一段時間，仍保有診治常見疾病的能力。除了常見的感冒、三高、退化性關節炎、白內障，也有遇見肺炎、肺結核、氣喘(有聽到超清楚的 wheezing)、陳舊中風、心衰竭下肢水腫的病人。第二天病人很多，可能因為正逢假日，或是聽聞有來自外地醫師的免費義診。第四天病人就比較少。

當然也不乏兒科病人，但以檢查牙齒居多。西社診所旁邊有一座孤兒院，當地修女收留許多患有先天疾病或發展遲緩的病童，也有帶這些孩子來到診間。還記得看完很多老人後，第一位小孩進入診間，聖儒醫師笑說：「終於有小孩了！帶他量體重，然後發糖果！」接著拆封從台灣帶來的維他命 C 軟糖。我們可是帶了好幾包來呢！經陪同修女所述，這位五六歲女孩不明原因非常容易骨折，四肢佈滿多處因骨折而手術的傷疤，多根手指也被截肢。當下聖儒醫師就懷疑 osteogenesis imperfecta，俗稱「玻璃娃娃」。後續也看了許多唐氏症、發展遲緩的孩童。但面對這些先天疾病的小孩，我們能做的就比較少，幾乎都只能臆測，沒有確切診斷的工具，更不用說治療。當地沒有早療，所以面對發展遲緩的病童，

只能告訴修女要帶他們去醫院，找專業的小兒神經科醫師評估。

這讓我想起那名水腦小男孩。

《水腦小男孩》

第四天結束診所義診後，下午來到診所旁孤兒院參訪。約莫三四十位小孩坐在位子上，嬉鬧聲迴盪著，似乎很好奇為何那一群大人都同樣穿著蒂芙尼藍顏色衣服。

當時所處的「大教室」位於半戶外，由鐵欄杆架成的挑高空間，頂部由鐵皮輕巧蓋著，四周有防止小孩亂跑的半身圍欄，再簡易裝上幾副捲簾遮陽。即便有風扇，還是趨不走濃濃的暑意。

身為旁觀者，能看見這群孩子們的不同。有些是外觀，像有位頭顱極小，但頸部以下看似已進入青春期的孩子；有幾位小孩坐在輪椅上，或許是有某種行動不便的疾病，眼神呆滯，始終向前看；也有看見幾天前來到診所看診的發展遲緩小孩。有些如同一般小孩，看似健康地成長，實則不知內心是否孤獨。這個年紀知道什麼是孤獨嗎？抑或確實有某種難以言喻的感覺，像困住的野獸般蠢蠢欲動，等待成熟的心智為它鬆綁。這種感覺，我可能永遠也無法體會，回國後也時常回想，一個從出生就失去父母的孩子，看見其他小孩依偎在他們父母的胳膊，又是什麼感覺。

據神父所述，像這樣的孤兒院這裡不只一家，例如第五天要去服務的 Lam Bich 兒童之家也是如此。越南的生育率很高，時常出現父母生下孩子後，因為養不起或小孩有先天缺陷，就丟棄在路邊或修女家門口。政府不予理會，這裡每一位孩子，都是修女一個個撿來撫養長大。聽到這裡，不禁再次佩服修女們無私的大愛，尤其處於資源匱乏的鄉下，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當中生理需求都可能無法滿足，仍能懷抱捨己為人的信念。這或許也是信仰的力量吧。信仰將這片土地撐起，將土地上每一個生命緊緊。

這群孩子當中，一位 4 歲小男孩，癱軟地躺在嬰兒床上。修女說，這位孩子仍無法獨立行走，加上修女們忙碌，便無帶他去診所看診，但也藉此機會，請義診團的醫師們評估。小孩主訴發燒多日和喘，理學檢查可聽見 coarse breathing sounds 及明顯看見 subcostal retraction。這或許是 pneumonia 吧，在一旁觀看醫師前輩們大顯身手的我心想。但更讓我佩服的在後頭。洪副院長只看一眼小孩，就說：「這小孩有 hydrocephalus。」然後娓娓道出只有小兒專科醫師才

能理解的背景知識。當下心中嘆著，天啊！也太厲害了吧！曾聽聞有老師說過，功夫深的醫師能在看一眼病人，就說出他的診斷。方才自己似乎親眼驗證這句話。之後又僅依據理學檢查，下了 strabismus 的診斷，也在小孩身上敲敲打打許久，認為小孩的

hypotonia、發展遲緩與水腦有關。在沒有抽血、影像、各式精密儀器之下，光憑主訴和理學檢查，就能推敲出小孩整體的疾病脈絡，換作是在台灣，可能很難見到這般場景吧！因為既然手上有這麼多精密檢查當作武器，加上趕著看下一位病人，願意細心問診和做理學檢查的醫師少之又少。有一位自己很景仰的醫學前輩，賴其萬教授，雖然我從未見過教授本人，卻聽過他的線上演講，看過他推薦的書籍。賴其萬教授曾說過：「問清楚病史，做好身體診察，要比安排病人接受各種實驗室檢查來得重要。」我十分認同這句話，而這天我也親眼見證了這句話。

最後這位水腦小男孩被帶到診所，照了胸部 X 光證實是右下肺肺炎，於是醫師們給予抗生素治療。具護理專業的鍾督導長也教導修女們拍痰技巧，親自演示後，修女們彷彿了解般點了點頭，小孩也成功咳了痰。從頭到尾在這名孩子身上付出的時間，就長達一個多小時。在台灣，應該很難花這麼長時間在看同一個病人吧。開立完處方簽，教導完拍痰技巧，義診團一行人便搭著小巴回到神父住處。

從那時起，有一個聲音時不時在腦中縈繞著，像朝著遠方山谷吶喊得到的迴聲，喊的是內心最真實的感受。先澄清，這不是 auditory hallucination。

「這是多麼難得又特別的體驗啊！」

回台灣後，醫師們也有經過阮修女，詢問水腦小男孩服藥後的病況。當地修女說，服藥後狀況有改善，但小男孩平時就常常喘、呼吸困難，可能與成天躺在床上、容易噎食有關。

《簽名·擁抱》

第三天我們去山區的聖言會堂區服務，距離所住地方車程兩個多小時。站在二樓放眼望去，四周都是山和丘陵，偶有幾處乾巴巴土黃空地，可能預計要蓋房子。聖堂長寬約莫一個國小教室大，旁邊是三層樓白牆紅瓦越式建築。聖堂斜後方有一座涼亭，於涼亭遠眺，可見一大片湖，據說當天午餐的魚就是從湖裡抓來的。

我們看診位置分散在聖言會堂區各個角落。內科和兒科在一樓走廊，婦科在一樓某間有冷氣的小房間，牙科在聖堂。因為有西社診所修女們協助內科，所以

這天兒科醫師們只需負責兒童病人。意外地，兒科病人不多，牙科反而人滿為患。許多看完診拿到四色筆和小筆記本的孩子，約莫國小國中一年級，跑到各站與身穿粉紅背心的外地人們要簽名。上一次遇到這般場景，是我去聽洪安妮演唱會的時候，結束時數百位歌迷排成人龍，手持各種小紀念品，等待心中偶像畫上那幾筆。我們在那群小孩心中又是怎麼樣的人設呢？平時沒什麼練簽名的我，簽了好多要正楷不正楷、要藝術沒藝術、

佯作瀟灑的字體，不忘在最後補上幾筆笑臉或愛心。但更重要的是，他們拿到簽名後，看起來很開心。

第五天我們來到西社診所附近的 Lam Bich 兒童之家，看診位置在大門一進來的空地。那天間歇性下著暴雨，也因此延遲到達兒童之家的時間。那天的看診我並沒有參與太多，各科人手似乎都很足夠，於是拿著手機四處尋找攝影素材。除了義診工作照，還捕捉到小孩們純真的容顏。最喜歡的照片，訴說著一名戴黑方框眼鏡小男孩，單膝跪地，用寶特瓶蓋盛水餵給身穿白色洋裝的小女孩喝。那名女孩還是聖儒醫師指定的未來女婿呢！也拍攝到許多與擁抱有關的瞬間，那是以家人之名的擁抱，是否有血緣關係或許已沒那麼重要，只要摟著他們的，是願意珍惜、愛護他們的人。

看著看著，發現自己好久好久沒有擁抱了。擁抱究竟是什麼形狀呢？似乎已從記憶完全抹除。世界上是否也存在很多人，渴望著擁抱？但凡一絲倔強、齟齬、冷漠，都可以將那緊密又脆弱的連結硬生生截成兩段。如同一匹匹獨來獨往的狼，訂下方圓幾里非請勿入的規矩，盡力維持不受傷害的身體界線。

所以，與其說來服務，不如說是來學習。原以為義診最大的目的是給予，殊不知他們給予我的，遠比自己能給予的更多更多。

《站在當地人角度思考》

除了義診，衛教在此次行程也是很重要一環。衛教主要由學生負責，分為兒科、婦科，另外還有越南當地牙醫師負責牙科衛教。兒科注重在衛生習慣和寄生蟲，婦科內容為身體發育與身體界線、婦科感染、衛生棉的使用、骨質疏鬆，而牙科則教導他們蛀牙的形成及如何正確刷牙。

四天共四場衛教，受眾主要是 18 歲以下孩童、青少年，也會有些許成人，像第三天的聖言會堂區，就有不少成人和老人坐在台下，可能是這些孩子的家人。

因為當地人都不懂中文和英語，所以翻譯的工作全權交給阮修女負責。進行模式為主講者講一句中文，修女翻譯成越文，就這樣來回一唱一搭，進行地頗為順利。但事後回想，不確定他們有沒有聽懂，因為長時間聽講又要全程保持專注，對我們大學生來說，本是一件難事，更何況對於這群孩子呢？但當時沒管這麼多，將我們所準備的，一股腦兒丟給他們。

儘管如此，他們應該還是有聽懂一些吧？主題與主題之間穿插的有獎徵答，他們都能答對。不得不說，有獎徵答對於孩子們，確實有點醒氣氛的效果。孩子們也比我想像中還要活絡和乖巧，他們很願意參與其中，很願意聽你講，很尊重台上的講者們。不會出現

聽得厭倦然後開始滑手機，或做自己的事。他們是很棒的聽者。

然而也有出現小插曲。像是第三天，聖言會堂區的成人對衛教並非滿意。正當提及衛生棉時，成人們露出不悅的神態，作勢想要離開。也許這裡民風較為保守，光天化日下談論這樣的主題對他們來說，已觸碰到他們的底線，即便我們認為這些事情很正常，也必須被健康地看待。但如果將我們的價值觀，強行套入當地人民腦中，認為這些觀念是健康的所以你們必須接受，是否有些捨人所難？因為衛教的前提是站在聽者角度思考，這是我從炯哥的演講裡學到的。如同衛教「經痛可以喝熱水或紅糖水」時，要先考慮，當地人民真的可以取得熱水或紅糖水嗎？在某些極度貧困地區，連開瓦斯煮熱水都是奢求。又如同衛教

「不要赤腳走在泥土上，要穿鞋，以免某些寄生蟲感染」時，要先考慮，當地人民真的有鞋子嗎？或許我們這次來到的越南有，因為並非極度落後，但其他更偏鄉的地區可能就需要考量。所以，每向他們傳輸一句話，其實都可以再思考，這句話對我們來說很合理，但對他們呢？

那有什麼解決方法呢？若某個價值觀對他們來說踏過前衛，該直接避而不談？還是可以用什麼方法包裝，讓他們可以接受？自己至今還在思考。

《出走》

「為什麼你想參加這次義診？」好多人問我。

其實自願加入的當下，自己未能回答出一個非常具體的答案。只是有一股衝動，覺得我應該踏出去看看。

很大一部分契機，來自過去兩年聽過一些前輩的分享，像是聆聽陳維熊醫師的線上演講影片，訴說他帶學生飛往印度一帶服務的故事。或是曾在兒科醫學會講座，聽聞鄭敬楓醫師前往菲律賓義診，治療當地先天性心臟病孩童。又或者，在去年某個冬夜，參加位於華山的無國界醫師展覽，坐在台下聽著王伊蕾醫師在阿富汗、伊拉克等地行醫的故事。那時心裡就有一個聲音，關於有沒有一種可能，是自己未來生涯中，追隨這些前輩們的腳步，踏上相似的遠途。

或許被前輩們的故事感動，又或許出國本身就帶有某種魔力，想看看外面的世界長什麼模樣，畢竟在白色巨塔裡蹲久了，看著學長姐老師們被工作壓垮的枯槁面容，擔心行醫熱忱是否也會隨著重擔一點一滴消磨。但還有一個原因，是我想看看在撇除金錢、名聲、甚至是有點生病的醫療體系後，醫療可以長得什麼樣子。

不是說金錢名聲就是萬惡淵藪，也沒有否定任何一項台灣的醫療政策，只是現在台灣的

醫療環境，很多很多時候不是自己理想中應該要有的樣子。

於是，我想走出去看看。

當然，也有抱持著一絲絲照顧弱勢的憧憬踏上旅途，但覺得自己離照顧弱勢的大愛仍太遠太遠，甚至沒有資格談論。因為自己資歷尚淺，才進入臨床兩年，照顧過的病人才那麼一丁點，很多事情仍不懂，也仍在摸索到底濟弱扶傾是什麼模樣。但有一點我很確信，那就是，每個生病的人都有被照顧的權利，無論尊卑，無論城鄉。

城鄉醫療不均事實，任何國家都一樣。曾在網路看過一段小影片，內容是台灣人到越南胡志明市某間醫院實習，影片中的醫院裝潢和設備都十分高級，彷彿踏入電影中高科技中心。但中越的鄉下完全不是那一回事，可能方圓幾十里才一家診所。其實西社診所的醫療資源已經比當初想像還要豐富了，這裡可以抽血、照 X 光、超音波、心電圖、內視鏡，堪比一家小型醫院。有更多更偏鄉的地方完全沒有醫療，甚至有人一輩子只能看一次醫生。又或是，即便有像西社診所這些醫療資源，但因貧窮看不起病，我們服務地區的人民，似乎就是如此。

當所有義診和衛教行程結束後，心有種被填滿的感覺。應該有找到想要找到的吧！如同某位佝僂七旬老翁看診結束後，起身和在場每一位工作人員鞠躬握手；如同那位水腦小男孩，你成為很多人心中最動容的那部分。當下我們能實際給予他們雖然較少，例如很多疾病我們無法處理，衛教也只像過眼雲煙，但若持續耕耘，或許能幫助他們很多。就像聽聞醫院人文處會持續透過線上課程教導兒童之家修女們，讓我想起炯哥所說的「teach the trainers (TTT)」，與其直接教導當地孩子，不如教導他們的老師，這些老師學會後，能再教導更多人。以及呂處長在第一次見面會所提及的，直接給予並非主要，更重要的是能讓他們在我們離開後，利用我們曾教導他們的，自力更生過更好的生活。這些和單純義診相比，又是再往上一個層次了。

《遺落一小片靈魂的地方》

最後不得不記錄，義診、衛教以外，在當地的生活。

很幸運有范神父的牽線，讓我們得以在當地居民家中住上幾宿，原先還以為要在聖堂打地鋪。我們的 home 爸 home 媽都是范神父的親戚或熟識之人，人都非常好和好客，還給我們住他們最好的房間——有冷氣。越南夏天非常潮濕悶熱，加上義診和衛教的地方都沒有冷氣，身體永遠處於濕黏的狀態，所以一知道睡覺房間有冷氣，彷彿見到救世主般感激，卻又心生內疚，因為他們把最好的留給一群陌生人，自己仍過著較為辛苦的生活。後來聽神父分享才知道，當地越南人家中是不會裝冷氣的，除非他們的孩子遠渡重洋到他國求學發展，才會在家中其中一間房裝上冷氣，為的是孩子回來時睡的地方，因

為從外地返家的遊子總是習慣在睡在冷氣房內。

住在寄宿家庭讓我們更貼近也更了解當地人們生活。食的部分，越南人大部都吃原型食物，所以當地人很少肥胖和三高，若有胖子代表他是有錢人家。義診那幾天餐桌上很多食物都擷取自大自然，例如雞舍裡，因為放養時常奔跑所以肉很硬實的雞；從許多不知名植物採摘下來，不怎麼吸引人的生菜；由許多蔬菜例如瓠瓜、胡蘿蔔、花椰菜組成的蔬菜棒拼盤；來自一旁湖裡的魚；更不能忘記牛肉河粉，湯頭十分鮮甜，沒有添加人工調味料，吃完當地河粉後，就不會想再吃台灣改良後的越式河粉了。每一餐都豐盛到有罪惡感，因為原以為要來這裡受考驗。另外清晨五六點起床後，會在家中與 home 爸 home 媽共度早餐，吃的也都是很道地的越南菜，例如河粉、法國麵包、越南粽、某個大品牌優格，感受到他們是誠摯邀請我們來到這裡，不在乎我們是陌生人，也不在乎我們是否只是生命中的過客。

星期六晚上，剛和 home 爸 home 媽吃完晚餐，home 爸邀我一同前往聖堂做彌撒。起初 home 爸叫我去時，我還不了解他想要表達什麼。畢竟語言不通，大多時候只能靠支支吾吾和比手畫腳，臆測彼此想法。有時會動用手機 Google 翻譯，但打字打很久又有些不方便。這幾天的溝通都是這麼度過的。

聖堂離家很近，僅幾步之遙，home 爸和我從聖堂的側邊進去，坐在側邊入口前方的位子上。當時彌撒已經開始了，數百人聚集在偌大空間裡，歌詠聲在寂靜的夜裡估計傳得很遠。聖堂採完全挑高的設計，從地面到屋頂好幾層樓的高度，四周環繞著精美的雕刻或裝飾，各種顏色交雜，衝擊每一個眼球細胞。

「太華麗了！」當時心想，已想不到其他語彙稱讚。除了驚嘆，也有很多震懾、敬畏，相互揉雜成一團理不清的情緒棉球。沒有宗教信仰的我見證這般場面，之後幾天有一問題一直從心裡冒出：「信仰在他們生命中究竟是什麼地位？」比山高？比海深？還是遠勝於親情愛情？我可能永遠無法真正體會。

聖堂很美，當地景色也很美。

服務第一天早上，home 媽騎著摩托車，載著我前往范神父家會合。始終無法忘記，駛出家門後，彎過第一個轉角，鑽出兩排房屋之間的小路，映入眼簾的美景。那時心中瞬間復刻出宮崎駿動畫《龍貓》，天空藍得無瑕，四周盡是綠油油的稻田，遠方微微隆起的丘陵勾勒出完美曲線。不遠處有座小山，像極了龍貓的巢穴，只差山上沒有一棵巨大榕樹。深夜返回住處，融入夜色的同時，不禁幻想著，貓巴士是否已經啟程。某天夜晚下著大雨，龍貓先生是否在某個公車站牌旁，撐著蓮葉傘。好吧，這裡應該沒有公車站牌。

這裡有很多家畜。搭著小巴往返西社診所的路途中，時常看見牛群或羊群自在地走在鄉間小路上，牠們似乎都認得回家的路。不少民房旁邊養著雞，這裡的雞並非被圈養在籠子裡，而是放任牠們到處奔跑，所以吃到的雞肉都非常硬實，甚至咬不太動。

沒有貓巴士也無所謂，當地人民都用摩托車代步，幾乎人手一台。有趣的是，他們騎車都不會戴安全帽，很多摩托車也沒有後照鏡，第一次坐在後座還有點怕怕的。那是第一天深夜，home 媽和我之間還夾著快二十公斤的行李箱，完全沒想過可以這樣載，但意外地很穩。大部分路段隱身於漆黑中，沒有路燈，仰頭仔細看還可看見寥落幾顆星星。可能還是有一點光害，因為不像山中夜晚那樣撒滿整個夜空。還有一點和台灣很不一樣的是，越南人騎車習慣按喇叭，只要行至路口或前方有人就會例行性按個幾聲。越南人聽到喇叭聲不會感到不悅，不像在台灣容易被視為挑釁，他們認為這只是提醒。但這裡也相對地十分不行人友善，尤其最後兩天在河內，每次過馬路都很恐懼，大多數車輛不會禮讓行人，很多路口也沒有紅綠燈。

然而，最讓我不適應的不是交通，而是蟲，因為自己平時生活算是不太允許蟲子在視線所及內橫行，屋內凡看見有蟲必殺。當地人似乎很習慣與蟲和平相處，像餐桌上擺滿食物，螞蟻同時在桌上逍遙地走，但很奇怪，螞蟻總是安分地不會跑進食物裡。洗澡的地方也有很多螞蟻、蜘蛛、其他無數種叫不出名字的蟲在爬，第一天洗澡時心中有無數個尖叫吶喊，但還是硬著頭皮洗完。即便不適應，還是要求自己一定要在最快速時間內習慣，因為既然來到這裡，就是要融入當地生活，連生活都不能克服，還談什麼義診呢？而且這裡還不算非常偏鄉呢。世界上還有更多資源更缺乏的地方，也許那裡連廁所都沒有，只有露天的茅坑，也可能不會有熱水澡，不會有電燈，更別說冷氣。

感覺這幾天視線所能觸及的，都在告訴自己，你已經擁有很多很多了。在一個地方生活足夠長時間，自然會對已經存在的視為理所當然。但假如某一天，生活遇到瓶頸，一切彷彿都在跟自己作對時，試試回想起自己曾經去過的越南，那個遺落一小片靈魂的地方，或許會覺得，生活似乎還可以再繼續運轉下去。

日後於白色巨塔載浮載沉時，可能會很常想起那個遠方。

2024/07/30 凌晨 01 時 51 分



第一天於機場。先從台灣飛往河內，再轉機，從河內飛往義安。



第二天早上七點，前往西社診所的路上，小巴車窗外的景色。



第二天與第四天於西社診所義診。學生的工作是書寫病人基本資料、幫成人病人量血壓、帶兒童病人量體重、整理已看診的病歷。這裡的血壓計大部分還是傳統錶式血壓計，我們當天使用的是半自動，要手動充氣但數值以電子顯示。坐在病人旁邊的是越南當地牙醫師，負責協助翻譯。



若老人主訴視力模糊，可檢查有無白內障。醫師說因為越南太陽很大，當地白內障患者特別多。



聖儒醫師為疑似甲狀腺疾病患者進行頸部理學檢查。



晚上彌撒結束後，在聖堂前面的空地為當地青少年進行衛教。若聖堂有小電視，則用小電視播放簡報；若無電視，則用我們準備的海報衛教。共兒科、婦科、牙科三個主題，兒科講解衛生習慣和寄生蟲，婦科介紹身體發育與身體界線、婦科感染、衛生棉，牙科則教導他們蛀牙的形成及如何正確刷牙。



第三天去山區的山聖言會堂區服務。先於左方的小聖堂進行衛教，之後義診。



於小聖堂進行衛教。



當地孩子們看診結束後，拿到小筆記本和四色筆，來到各診區請身穿粉紅背心的工作人員們簽名。



亭皓醫師為疑似上呼吸道感染的小孩診察，小孩的頭皮也疑似有頭蝨。



第四天於西社診所。人文處呂處長、洪副院長在第三天晚上與我們會合。西社診所所有傳統X光設備，沖洗軟片後置於燈光板上判讀。



第四天下午於西社診所旁孤兒院，為發燒多日和呼吸喘的水腦小男孩診察。



第四天晚上，彌撒結束後，於聖堂內為當地孩子衛教。



第五天上午於Lam Bich兒童之家。



衛教結束後與孩子們合影。



黑方框眼鏡小男孩，用寶特瓶蓋盛水餵給白色洋裝小女孩喝。



離去前與home爸home媽合影，前四個晚上都住在他們家中。